

2021年12月3日 星期五 主编 杨莉 责编 叶红 版式 吕燕 校对 廖焱伟

封面专访

积多年之功深度探索“北纬四十度” 陈福民：发挥文学笔法，呈现历史面貌

白

沿着G6京藏高速，从北京出发，一路向西，沿途经过居庸关(八达岭)、张家口、乌兰察布、呼和浩特、包头、巴彦淖尔等，大致走一条直线，然后从临河几乎拐了一个直角弯沿黄河南下，经过磴口、乌海等地再向西，离开内蒙古进入宁夏境内。学者、作家陈福民发现，从起点东经116度的北京到东经107度的临河，这条直线，刚好坐落在北纬40度-41度。而且在这一条地理带上，断断续续连缀着中国最早的长城之一——“战国赵北长城”。在历史演进过程中，沿着北纬40度地理带，在长城内外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与生活方式，隔墙相望，侧耳远听，彼此防备也互相影响。

陈福民对这条地理带很着迷，“北纬40度、长城，以及历史上与这一切有关的人和事，往往关联到决定命运的伟大时刻。”他围绕相关主题深入阅读、实地探究、案头书写，至今持续多年。2021年最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非虚构作品《北纬四十度》就是其多年心血的结晶。

历史，总是活在这无语的庄严中

这些年来，陈福民多次沿着从北京到临河的李纬40度上这条直线自驾。沿途很多城市、定居点，以及这条线段左右两侧不知名的旗镇，他都停留甚至居住过。经常是去了便流连忘返，回来不久又想再去。沿着连绵的阴山山脉向西行驶或者停顿，他浮想联翩，当感动或喟叹无处安放的时候，他摇下车窗，凉爽的风灌进来，挟带着初升朝晖或者苍苍落日掠过面颊，他会将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“单车欲问边，属国过居延。征蓬出汉塞，归雁入胡天。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萧关逢候骑，都护在燕然”之类的句子一遍遍地默念起来。就这样经年累月，反反复复乐此不疲。

沿着G6西行，陈福民常常看见沿途一辆又一辆的大货车在道路最外侧缓缓而行，巨大的厢体被设计成上下两层，装载了各种品牌的小汽车。回程时向东看见的就都是空车。这引发他的遐思：“那些被卸载下来的小汽车都去了哪里？是否正行进在赵武灵王策马驱驰的路上？西北部地区的人民，对于汽车的需求，恰如远古时代对于马的执着……历史，总是活在这无语的庄严中，不断消失，然后重生。当它换了面容再次与我们相遇时，考验我们的就绝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知识，还有文明的识见与境界。”

中学时代开启「北纬四十度」阅读之旅

早在中学时代，陈福民在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读到与白起齐名的战国名将李牧的故事，“李牧者，赵之北边良将也。常居代雁门，备匈奴。李牧多为奇陈，张左右翼击之，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。灭襜褕，破东胡，降林胡，单于奔走。其后十余岁，匈奴不敢近赵边城。”少年热血沸腾，满含恨不能追随李牧麾下的冲动和遗憾。从那时起，陈福民开始留意与匈奴有关的故事。在后来的阅读中，故事的主人公相继变成鲜卑人、突厥人、契丹人、金人、蒙古人等，但故事发生的地点场域，从来没有改变过——基本都在长城所在之北纬40度线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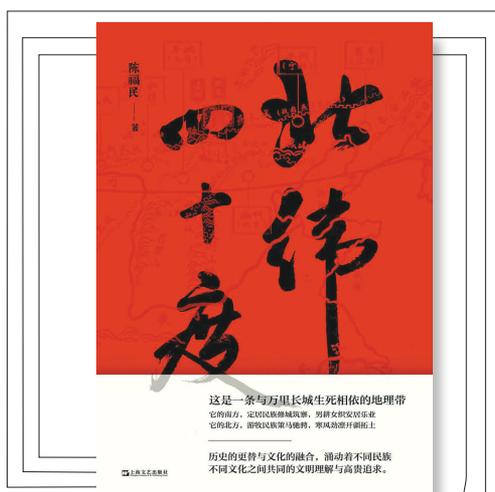
也因此，陈福民在他的书中，明确提出“北纬40度”是一个跨界性文化概念，并带着文化寻根与精神还乡的理想，挖掘长年沉潜民间的故事，用文采飞扬的魅力笔法，呈现真实历史之面貌，带领读者获得与以往不同的精神发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陈福民发挥他几十年的阅读、实地游历、思考积累，动用动人的文学技艺手法和严谨的历史知识构建，将“北纬四十度”的方方面面进行精彩的阐述。



陈福民



2021年10月15日，天府书展《北纬四十度》首发式。



《北纬四十度》



《批评与阅读的力量》

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光荣与尊重

陈福民专业从事文学研究批评，199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，现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，担任多届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评委，著有《阅读与批评的力量》等。对于边疆史地研读与写作，陈福民承认是一种“越界”，有信心做好并有清醒的自我审视。他对历史一直有浓厚兴趣，且越来越强烈。在写《北纬四十度》时，他会注意行文是否漂亮，同时更在意历史学者对他此番写作的看法，“历史学者会不会以一种严谨冷静的口气对我说：喂，你这个家伙，把基本史实都搞错了。这让我时时刻刻都有如履薄冰之感。”

一条“北纬40度”线，涉及到的历史跨度大，故事多，人物众。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，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容量。为此，陈福民把二十四史中与“北纬四十度”论题和人物故事相关的材料又摸了一遍，还包括各种断代史、专业史、历史理论及古人的笔记。他希望通过这次写作打开一种被遮蔽的历史面相，从而在不同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塑造的大背景下，呈现出自己的历史观。“我还希望通过这种写作，在历史学领域为文学赢取她应有的光荣与尊重。”

这次文学历险是对长城和中国北方的致敬

当然，一个文学批评家用非虚构的文学方式写历史题材，终究不是在做专业的史学研究。陈福民也清醒知道自己的写作始终属于文学，“我一直都在努力尝试，希望将语言的生动、笔法的细腻、适当的人物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之严谨有效地结合起来。这是我个人的一次文学历险，也是对历史学的致敬，更是对长城和中国北方的致敬。”

书中很多段落都非常精彩。既有思的深度，又有文的风采。读起来苍劲有力，嚼劲十足。比如陈福民这么写“右北平”：“它比北平大得多，更古老得多。右北平像一个经历过无数世纪风霜雨雪而心胸宽广的父亲，贫困艰辛又豪迈粗犷。它把自己朴素坚忍和乐善好施的性格全部遗传给了右北平。它包围并庇护着北平，世世代代从生到死。没有右北平，今天的北京就无立足之地。沿着华北平原北部的边缘地区，北平停住了自己的脚步。她守在长城内侧，把一切都托付给了右北平。在古代中国历史上，右北平大约是第一个被官方命名的拥有‘北’这个方位词的地方，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中国的北方之源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